

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創系十週年叢書總序 i

自序 3

香港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|
| 梨貝街 6 號 | 6 |
| 繁衍荒蕪 | 12 |
| 另一種選擇 | 18 |

上海

- | | |
|-------|----|
| 城市不眠 | 30 |
| 上海小散策 | 36 |

台灣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紅樓有夢 | 48 |
| 記憶與衣袖 —— | |
| 客旅與居庭 —— | |
| 踏車與行走 —— | |
| 紅樓有夢 —— | |

東京及其他

N 的新神戶告白	58
唐津的等待	66
花火的距離	71
東京日和	75
荒原的盡頭必然看見希望	81

那個不存在的城

音樂家	94
表姑	102
長浪風	108
火車高速駛過光與影之袂離	122
醒來做夢	133

自序

遠處窗櫺裏的故人臉

而我沒想過風從窗外吹來，竟吹奏了窗櫺的掛鐘，吹散了桌上的稿子，翻開了稿子下一張張故人的臉。

那個本來不存在的城終於顯露，城裏人從一開始已沒有既定的身世，既認不清來時路，也不知道去向，城裏人也只有一個共同的想願，就是要把各自破落了的窗櫺重新安好，因為窗櫺外有曾經相識的故人在等待，在彼此等待的樓房之間，故人的臉只能以風傳遞，無聲又無色，然而，卻又是清晰可見的。然後，為了讓從前的回憶重新浮現，我最終還是在窗櫺邊提筆，在原稿紙上一一寫下你的名字。

《梨貝街 6 號》是個人第六本作品集，以城市為據，書寫個人對於香港、上海、台灣和東京等的印象。

這幾年有了個人對於城市所產生的新詮釋，班雅明筆下現代化導致城市靈韻的失去，我將之解讀為靈魂與韻律的消逝，那就是城市的精神意義和表現形式

在現代化下所產生的角力，最終因着速度而令原好的面貌消隕，如失去一張初生嬰孩潤滑的臉。然而，這幾年走訪各地城市，才發現各個地方依然能保存各自獨有的歷史感和文化維度，最終因着城市固有的底蘊，城市仍舊能展現從前的美態和哲學。這本書要書寫的就是不同城市的本相，在後現代的感知過度膨脹之下，城市原來的意圖其實可再次被看見，城市本來的魅力亦得以重新被還原。

於是，在考究作品的表現形式時，最終決意將各地書寫以散文方式表述，至於不存在的城則以小說形式展現，一來是在現實和虛構之間掙扎，也意欲說明，其實虛構有時比起現實更加真實。本書作品有未曾發表的，又有部分曾收錄於近作《記憶的錯序》，也有部分曾於不同文學雜誌發表，如發表於《香港文學》等。

書名取自首篇〈梨貝街 6 號〉，一所在許多人心裏無可取代的學校，是我所鍾愛的地方。梨貝街短小，卻顯出意義。

再次回到窗櫺前，提筆書寫城市的意義，窗外吹來的風終於平息了，沒有吹翻桌上的原稿紙。端看故人的臉終究沒有滲透於原稿紙之上，卻根本融進文字之內，也不經意地，成為，保存。



香港

梨貝街 6 號

又起風了，風自山谷吹奏，迴旋之聲剛好與一抹暈黃的光影交疊，然後在沒有靈韻的大都會中掠過。風之谷不是偶然，你老早預判了那時間縫隙中的前路，卻原來怎樣也無法逃離命定中繁雜的人和事，如烙印般化作赤紅的淚痕，默然如鏤刻的瓶子，儼然困囿於自我的折騰中。後來，你終於在無風之地想起了梨貝街，想起街道的短小狹陋，想起從前在街上聽見陌生的呢喃，在歡天喜地之間曾挺過曲折的星光，無法複製的精爽，原來，梨貝街仍舊是你最渴想的宇宙。

終於，我明白，城邦荒原中的那抹湛藍，根本地已成為眾多過渡者的永恆救贖。

在美麗與哀愁之間，到底有誰想起金山？那一畦

青綠，你們從前無法全然萃取，金山之遙，只作凝視。故此，我再次向你查問，如今的窘匱豈不是來自空氣中無法溶解的咒語？你就甘願在這琉璃之城浮想聯翩，還是，你會再次尋回使你永保青春的秘密？不要忘記梨貝街的清麗，仍然一直為你的變奏而存有，只要你願意回來，回來六號居庭，那永恆的家，你會發現這裏仍然有人念你的名字。

你仍能記起來嗎？梨貝街的短小，西起石籬一邨石逸樓，東至石籬二邨石華樓，一拐彎就是石排街了。那個九十度的彎角有道微型流水，你視之為梨貝之流，每逢經過，你也會稱謝神恩。你說流水來自金山，也就是石梨山，你曾問我石梨山上有沒有石梨，我說恩典不夠你用，而那時候，你真以為這世上沒有比石梨更美好的地方。直至後來，你閱讀文獻得悉上個世紀這裏有人開闢梯田耕種，石籬原來曾經是徒置區，你問我這裏仍是世上最美好的地方嗎？我告訴你，你卻默然無聲。

直至有天，你終於發現自己沒辜負那梨貝街的躍動，你說最美的恩典來自初衷，那就是闖進世界異域中做你未曾做過的事。你的確有過幾段被視之為成功

的日子，它將你帶進眼前的瑰麗玄黃，而你卻沒發覺，你已逐漸忘卻了對永恆的珍視。於是，你建造了屬於你的家，那個稱之為家的燈火燃亮，亮度觸及成就，同溫層裏沒有可比擬的。石籬區興建了如雍澄軒那種私人樓宇，你好不容易住進內室，生活在屬於你的恆熠星輝之中，而你也從那一刻開始忘記了梨貝街的渴想，那世上最美好地方的想像。

磨人的秋夜始終如風吹奏，那夜無眠，你獨自走過石籬探奇遊樂場，也稱作三層公園，是有位外國設計師設計的雕塑式遊樂場，然而你已無法理解公園的新奇，因為你正在感受孤獨。我想你真的累了，累得忘卻了梨貝街的教導，你忘記了你聽過，記憶會如流水消逝，美好無法把握，唯有孤獨永恆。只是現在你身歷其中。

你反覆追溯從前，也追問自己，你不是已經拼了命追逐，在各種職位上滿足了人的想望，那如今所遭逢的命運，是不是那命定中的權力分配，而你的遭遇也是命定中被分配到的角色而已。那些人總是在人家真誠地處事時，添加那些不可理喻的情由，而且無可預兆。現在你已為自己的遭遇感血脈賁張，為甚麼

你的人生不可以是你的，他們的人生只管是他們的，你縱然無處容身，但他們憑甚麼審判你的靈魂。你已抵受不了生命秩序，除了悵望千秋，雲雨荒台又豈是夢思。

你終於安靜下來，秋天的淚特別催情，你完全無法作自己的救贖，只好含淚到天明。風自公園後頭再次吹奏，然後歸於平靜，你仰望星空，星空唯美，黑稠的天與湛藍的色澤，你終於發現，原來仍然有仰望星空的可能。那夜，你終於想起了梨貝街，和從前的六號居庭。你想起了六號家常，想起了從前雖然童駿無所識，卻在愛中慢慢增長；想起過去童稚初長成，然而樂也無窮。你終於明白，原來愛是那麼短，遺忘是那麼長。

你再次穿越石排街而上，多年來首次踏進梨貝街，你經過那個熟稔的巷口，那道九十度彎角的川流仍在，念茲在茲。金山之下沒有吹奏的風，在無風之地你平生再次融進梨貝街日常。你走在從前的赤道上，輕熟的瞬間，你感到平穩和舒徐，然而孤獨變奏，你終於發現自己原來已不能再次成為從前的你，因為慾望是簡單的，快樂卻是複雜的。如果可以，你

不想再次慾望一座城市，你只想慾望自己的快樂，且幸福着自己的幸福。你終於為到自己平生的抉擇而後悔、失落和哀傷，你只記起那沒問情由的噬咬，和感受着靈魂枯乾的速度，梨貝街的美好不再屬你，也不想追認，你以為你應該回頭，回到自己的不歸路上。

然而，因時光無序，溫熱的火種仍然在周年花園的後身，那就是你與我的從前，也可說是將來。今夜星光，你赫然發現在淡藍的圍杆內佈滿了暈黃的光，地上的光照遍，結連天上星輝，你看見了從前的自己在裏頭，和一張張故人的臉。屏住呼吸，短小的街，流動的光影，今夜燦爛不因花語的默示，而你就這樣站在圍杆外，怔怔忡忡地在看。你淌了淚，我知道你再次渴想六號居庭的溫暖，那遍稱之為家的燈火再次點燃，在你眼中化為光暈，模糊得似有若無。你又聽見夜半歌聲，那時候梨貝街教曉你的，頃刻在你的心裏默念着。赫然，毫無預兆的躍動，在故人中有人大聲唸你的名字，然後一張張熟悉的臉向你展現，他們真誠地歡悅，指着你也揚手催你下來，你還看見一男一女向六號居庭的門戶走去，肯定是為了迎接你回來。你拭了拭淚，手掩着臉，趕往斜道跑，一拐彎，

那就是兩張熟稔的故人臉，你一擁而上，他們將你抱得老緊，可是你的淚沒法止住，沾到他們的肩膀上，他們拍拍你的背，告訴你：「辛苦了，回家就好！」

原來遺忘很短暫，愛是那麼長。

梨貝街 6 號，平凡有平凡的真趣，當世道風變，原來金山之家安穩如昔，他們說這裏是信義之邦，忠誠之家，我說不止於此，有神的家就是天堂，就是安柱。

另一個深秋了，天氣微涼，又再起風。而你 and 一張張故人的臉再聚，你告訴我，你已不避風雨。這趟你們同遊金山郊野公園，走過石梨貝瀘水廠，看公園的澳洲紅膠木，看白千層如何剝落；也看獼猴跳，看木蘭青鳳蝶在飛，靈韻豁然，都是自由的。